

正傳佛法

／社論

報載南韓最大的佛教宗派，曹溪宗，數百名和尚爭奪領導權，在位於漢城市的曹溪寺演出全武行。「主流派」和尚揮舞鐵棍，並朝對方丟石塊、瓶子與家具，數百名民眾看得目瞪口呆。諸法無行經曾說到：「我未曾見聞，慈悲而行惱，互共相瞋惱，願生阿彌陀。」佛教的末流，演變至此，豈不令人不勝歎噓。我們不禁一再深思，釋迦牟尼佛一再宣說的教導「苦的止息」，在二千多年後顯然被淡忘了！佛法與現代的佛教界現象，差距究竟有多遠？

南傳律「小品」記載釋迦牟尼佛證法後曾說：「我證得此法，甚深、難見、寂靜、美妙、超尋思境而至微，唯有智者所能知焉，然此眾生，樂阿賴耶...難見此緣依性，緣起處。」雜阿含經亦記載佛說：「此甚深處，所謂緣起；倍復甚深難見，所謂一切取離、愛盡、無欲、涅槃。如此二法，謂有為、無為。有為者，若生、若住、若異、若滅；無為者，不生、不住、不異、不滅。」凡夫為什麼不能證得甚深的「法」，原因就在於不能離執取、貪愛，而所有的執取都是依於不如實知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等五蘊非我、非我所而產生的。有情生命因業結產生的苦與五蘊的相續流轉，其根本原因在於對「幻我」的執著。可以說，因為我執的欲取，使凡夫不能正見「無所得、無所施設」的甚深法（性）。

華嚴經記載釋迦牟尼夜睹明星而成正覺，親證諸法實相，見一切眾生皆有智慧德相，只因妄想執著不能證得。對照阿含的記載，可以明確的看出，關鍵還是在執取，其核心即是我執。「幻我的遊戲」，使眾生迷失在妄想的生死輪迴之中。

密宗的瑜伽行者密勒日巴在為釋迦古那法師指授修行的方法時，說到：「氣脈、明點及業印，唸誦真言觀本尊，四種淨住等修觀，大乘權巧方便耳。雖然精勤修斯法，不能盡斷貪瞋根。」他認為佛法的正行是「應觀心性畢竟空」而「常契無生境」。「無生」，是佛所說「倍復甚深難見之法」；「畢竟空」，亦即「無我、無我所」。南傳佛教的修行者阿姜查比丘也曾直捷的指出：「真正的教導基礎是去瞭解自我是空的。」從經典的教說，從瑜伽行者的言論，我們可以瞭解「無我」的正見正行即是正傳佛法。釋迦牟尼佛的聲聞弟子依此修行，見法、得法、自知、自度，現代的佛弟子也應依此正確之道路，親證佛陀所說真實不虛。

中國禪宗的四祖道信曾經向他的老師僧璨請教解脫的方法，僧璨反問道信：「誰縛汝？」道信聞言反觀，審細尋伺，最後終於正見並沒有「誰」受束縛、「誰」得解脫。阿含經一再說到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、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等並無過失，貪欲執取才是繫縛的根源。無始以來的我執，從來都是不斷地實在化所有的對象，藉以維持「幻我」的存在。對於物質、感受、思想、意志、認識的執取，其實是「幻我」求生存的本領，「幻我」是真正的「天魔外道」。

有時「幻我」會驅使我們去崇拜大師，有時「幻我」會驅使我們去獲得美好的修行感受，有時「幻我」會驅使我們成為很有佛學知識的學者，有時「幻我」

會驅使我們去修苦行或放逸行，有時「幻我」會驅使我們將希望寄託於未來的他方世界，有時「幻我」會以清淨、道德的偽裝出現，有時「幻我」會結黨營私，有時「幻我」會以我們是佛教徒的姿態出現。「幻我」一直驅使我們「想要」、「不想要」、「變成」什麼，「幻我」就是不要你面對它，因為「幻我」什麼都不是。對付幻我的正行，就是正傳佛法，亦即釋迦牟尼佛教給我們的「如實知」。如實知可以使我們證悟甚深的「法」，而「法」不屬於我。

